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三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第七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汝州廣慧眞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新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録

新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眞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　荆州玄覺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韶州下回田善使和尚法嗣　善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　中使楊光庭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緣素和尚法嗣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叡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祇陀和尚法嗣　衡州道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　一人見録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　唐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開府孫知古　鄧州香嚴禪師　戒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　二人見録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宜春廣數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宣州志滿禪師　浩州朗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河南尹李常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耽源山眞應和尚法嗣　古州貞邃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眞應和尚法嗣 吉州貞邃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 吳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 義俛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東林雅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忠師亦名南印

吳頭陀法嗣 玄固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大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審用禪師 圓紹禪師 上方眞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已上四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法禪師 恭禪師 興善寺大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鑒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審用禪師 圓紹禪師 上方眞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與言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 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 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梨亦在此 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 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

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腳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語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 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 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剎竿便迴去脚跟也好
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
語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　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
手　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
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　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
無師作圓相示之　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
吉了舌頭問將來　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柱杖頭
鞋　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坐命根
揔在遮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
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
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
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
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
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
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
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遮个即從閻梨又舉右手
曰遮个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
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

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淅子上門羅織師
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閻梨
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

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遮个即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遮个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

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淅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鉾不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闍梨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　師上堂曰祖師心印以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得者麼　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巧迷風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突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踝而今與汝一齊埽却个个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辟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瞥却一目也　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狗吠天明　問如何是一

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顆普米切面看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

諸家出宗屋鼎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
足徒勞讚底沙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師曰木雞啼子夜翻狗吠天明　問如何是一
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顆
普米切面看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
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
最先照　問明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曾天上
輥任向地中埋　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
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劒
師曰不斬死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
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曰如
何師曰不在國天且居羌里　問矛盾本成雙
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為山登九仞捻土
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　問干木奉文侯
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
雅子歌　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
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
顯道師曰大昴縱同天日輪不當午　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
漫追風　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聞問未有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
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
臘人冰　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
處暢殺子平生　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曰

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
間無有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
坐隼旗光裏播眞宗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

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
朧人冰　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
處暢殺子平生　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曰
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
間無有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
坐隼旗光裏播眞宗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
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開堂帶雨歸
問門門盡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
多遇刻舟人　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
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　問如何是密
室中事師曰出袖譚今古迴顏獨皺眉　問驪
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
至如今治素琴　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櫂師曰
自在不點胷渾家不喜見　問追風難把捉前
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褸丘畏解　問誕生王子
還假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子問三緘恐負
古人機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
師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刻舟求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
案扉草自深　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
印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與霑鼻拭淚
巾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
洞雨汎波僧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
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

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孫喔
實　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　問祖師心印請師

巾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

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喔實　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暉　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　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趂免著鞾人喫肉　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　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　問如何是納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　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迂曲　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　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　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看　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　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　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問語默涉離微

寶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无所依知出微內心无所爲內心无所爲諸見不能移必壞

无所依万有不能機万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无離无微體淨不可染无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无有故无无　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　問百了

入欄　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問語默涉離微

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无所依知出微內心无所爲內心无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无所依万有不能攪万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无離无微體淨不可染无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无有故无无

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　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何即是師曰恰須斷却　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祗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　問央堀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憨　問心印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酋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辟來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　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　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黑光生　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　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　問大人相爲什麼不具足師曰鴟梟夜半欺鷹隼　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刃待斬不平人

隼　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招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
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　問如何是賓中主
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
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刃待斬不平人
問如何是鑊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　問如
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
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
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
是村裏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
里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
太虛中
前風穴延昭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眞禪師　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
小寺前頭資慶後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欸爬鑊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
本郡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

開堂曰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少室巖前親掌覩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
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

欽爬鑊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郡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

開堂曰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覩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續个什麼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

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犂拽杷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

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　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

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　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遮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　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

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

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
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遮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
禮拜師便打　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

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
喪身失命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
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
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
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
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一切諸佛皆
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
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漆　問世尊滅後法付
何人師曰好个問頭無人荅得　問見色便見
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看取
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
師曰猶是鈍漢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　問一句了
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僧曰
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　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鎮州羅蔔重三斤　問虛心以何爲
體師曰老僧在汝腳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
人腳底師曰知汝是个瞎漢　問如何是玄中
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
還也瞋　問如何是納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

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麼　問如何得離衆
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
在衆人前　問如何是大安樂人師曰不見前

人腦底師曰知汝是个瞎漢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還也瞋　問如何是納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

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麼　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　問如何是大安樂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梨領話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　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　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　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　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梨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个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　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閒或在樹下　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　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　問遠聞和尚無絲不挂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

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　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　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　問遠聞和尚無絲不挂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敎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壽六十有八荼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　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眞个那師曰有些子　問傘蓋忽臨於寶坐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　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照後用或照用同時先照後用且要

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　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个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怒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迴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个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尊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海和尚

自可憐生須要覓个護身符子作麼異曰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尊堪供

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海和尚在溈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遮裏牛在什麼處海所額師乃拭目　麻谷問十一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荆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幷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荷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

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

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荷澤曰光即寶
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
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

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
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
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
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
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
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
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
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
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
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
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
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張禪
師南印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
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
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
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
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
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

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絶筆罄竭于懷
暨講終思見疏王時屬門人太恭斷臂禱恩師
先齎書上疏主遥敘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奎

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謙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跡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絶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跡王時屬門人太恭斷臂禱恩師先齎書上蹤主遥敘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内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毁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百卷）一以胎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静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説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别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

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

今明有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定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猒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猒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

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

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敎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泊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敎漸敎禪開頓門漸門二敎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況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六前後者中間被敕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

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敎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

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六前後者中間被救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音含）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缾盤釵釧爲一金攬醨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

要而來者同趣（殿本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能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諸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閒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威行於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闡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蕭俛相公呈己見解請禪師

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闢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右當眞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空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見（照體獨立夢覺之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任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尔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　答史山人十問（問答各是一本今參而寫之）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　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　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

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　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荅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　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敎化衆生方名成道荅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敎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　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荅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　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閒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荅旣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秖爲度脫

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荅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秖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秖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荅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秖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

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荅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

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又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荅一切

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住著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

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又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荅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

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

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澤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惛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二種義即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信妄念要爲即爲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即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築如僕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容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

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汝泥犁經六無明見主
貪愛魔王役使情中欲作而察
身心築如僵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
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

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無
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
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
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